

信仰的时代
——中世纪哲学家「美」A·弗里曼特勒



〔美〕A·弗里曼特勒 编著

信仰的时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

信仰的时代

——中世纪哲学家

〔美〕A·弗里曼特勒 编著

程志民等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Mentor philosophers
THE AGE OF FAITH
The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s
A Mentor Book
Published by New American Library
First printing, February, 1956
Third printing, May, 1958
据美国“新美世界文库”出版社1956年
2月初版, 1958年5月第三版译出

信 仰 的 时 代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1—13,700册 定价: 2.35元

ISBN 7-80014-321-X B·0012

编者寄语

太阳神——光明之神，智慧之神，生命之神。

太阳神的传说，中外皆有；太阳神的崇拜，源远流长。

远古时，中国就有崇拜日神图腾的历史。古语有：天为神，日为尊；以日为百神之王；天之诸神，莫大于日；天之诸神，唯日为尊，诸说。并流传着与太阳神有关的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诸如“夸父逐日”，“有穷后羿”，“羲和占日”，“凤凰鸟”，“日轮”，“扶桑”之说。

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极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又称福玻斯，光辉灿烂之意）。这位宙斯之子裸露着矫健的身躯，肩背七弦琴和神盾，腰悬金箭，斩杀黑暗之神（怪龙 Python），庇佑人类。他睿智，顽强，乐观，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活力和充盈的热情。他出现之时，黑暗与魍魉便悄然遁去……。

太阳神，是真善美的和谐，象征着正义、智慧与科学；太阳神，是人类热爱生活，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精神升华，启示着幸福、和平与希望。德尔斐神庙前，阿波罗的伟大神喻“认识你自己”，永远是人类希冀的理想和追寻的目标。如是，我们借“太阳神”表明本套丛书的主旨：认识自然和人生的智慧，让科学与理性之光常明。

本套丛书的编者和译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子，他们在前辈导师的教诲下，获益非浅，并力图师承前辈的严谨学风和治学精神，在人文科学这块园地里，努力耕耘。同时，他们也真诚地期待读者朋友们凭借一颗渴求真理的心灵，凭借自

身对生活的体验，来阅读、鉴赏、批评这套丛书，从而共同参与一场思想的对话和交流，以探讨，选择各自的人生价值和生活信念。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愿“太阳神”丛书伴随朋友们一起去理解生活的真义，展拓生命的界域！

1988年3月 于北京

神圣的哲学是如此美妙
不象愚昧的村民想象的那样
刺耳又晦涩
恰似阿波罗的琴弦弹出的乐曲
宛如那四季不断的花粉酿就的蜜糖

——《卡莫斯》

约翰·密尔顿

国际文化系列丛书

太阳神译丛

顾问: 梁漱溟 冯友兰 贺麟 洪谦

主编: 范进

副主编: 姜兴宏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芳 王之江 刘丽华 安延明

吴学金 张玮 陈弢 陈嘉明

陆瑞君 单少杰 范进 金成基

姜兴宏 柯锦华

目 录

1	序 论
7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19	第二章 圣·奥古斯丁
53	第三章 波依修斯
72	第四章 约翰·司各脱· 伊里杰纳
89	第五章 安瑟伦
99	第六章 阿伯拉德和 圣·伯纳德
107	第七章 阿拉伯人
133	第八章 圣·勃纳文采拉

145	第九章 圣·托玛斯· 阿奎那
178	第十章 邓斯·司各脱
198	第十一章 威廉·奥卡姆
211	第十二章 结 论

序

论

公元十二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贝纳尔·夏特勒（Bernard of Chartres）这样写道：“我们犹如坐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我们比古人看得远，看到的多，但这并不因为我们的目光锐利，也不因为我们身躯魁伟，而是因为我们诞生并成长在那些巨人之上。这些巨人属于养育了我们的父兄先辈和名人志士。它对我们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出于遗传角度，而主要的是在情感上。从我们的祖先那里，我们得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相貌、须眉和相同的习俗，而是我们的全部历史、文学、独立宣言和所有那些著名的战斗口号；从先辈那里，我们获得了思想、思维方式和思维时使用的词汇。确实“我们该得到的都有了”。这所有的一切一直在流传着，反复地应用着。

这个巨人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的。假如我们承认在芸芸众生之外还存在着“人”，那么您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我们是否承认“人”的存在。按属类看，我们的“祖先”将这种“人”描绘成为“能发出笑声的有理性的动物”。我们知道“人”发现了电，分离了原子。然而，这个“人”是谁，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古至今只有屈指可数的人有所发现或有所发明，除非站在巨人的肩上，否则绝大多数人都是些侏儒蠢汉，他们想不出办法把鸡蛋立起来，也不会使木棍摩擦生火。

现在，在“祖先”与我们自己之间，在“希

腊的荣誉与罗马的辉煌”之间，在所有西方人最遥远的起源中，在火药的发明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段历时约十个世纪的阴霾而黑暗的时期。这段时期夹在希腊人繁荣鼎盛的年月显得格格外无聊，齷齪，那么沉闷，毫无生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希腊人的创造成就就如同璀璨的群星，光辉灿烂，他们“发明”了一切——原子、维他命、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如果我们认真看待神话中的代达罗斯（Daedalus）和伊卡洛斯（Icarus）的话，希腊人甚至也发明了飞行。

这段黑暗的年代大约从罗马帝国的陷落到公元五世纪的野蛮时代之间，和拜占庭（或康斯坦丁布尔，新罗马）的灭亡直至十五世纪土耳其人占领期。这段时期也称为宗教信仰时代，或者叫信仰时代。这个时代经常进一步分为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时代，时间分别为第五到第十世纪和第十到第十五世纪。

在美国我们很容易将这个信仰时代视为很久以前的事，因为我们的历史与这段历史时期很难有什么自然联系。我们不象欧洲人那样，在同样的教堂里礼拜，在同一个市场里买卖，在同样的会计事务所里查点钱币，住在同样的旅馆和酒店中，更不象中世纪的祖先那样居住在同样的房屋中。然而我们仍然询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当他（她）成人时，至少要经过一个称为文明的漫长的智力发展阶段的部分历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我们的祖先所遇到的同样问题，而学会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帮助我们象祖先那样聪明地对待这些问题，这些答案还会教会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此外，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精神崩溃，我会怀着欣赏乃至一种眷恋的心情回首过去——留恋那些充满精神至上

的数个世纪，留恋那个信仰的时代，如同法国诗人保尔·沃尔雷恩（Paul Verlaine）所说“那是个伟大而美妙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信仰的时代》是通过问答形式对哲学问题进行探讨的面貌出现的。在每一代人中，人的理智对那些基本问题都提出过疑问并做过解答，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本质，人的本质，人与存在的关系——人自己与其它事物的关系。问题将是纯哲学式的，研究这些问题的人自然将是哲学家。因为措词特殊，这些思想听起来如同宗教一般，但它们却不是宗教的，不是政治的，不是历史的，不是经济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玄学式的，因为在那上千年中间欧洲哲学是以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这两个希腊玄学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是这样介绍思想方式的：他发明创造了“理念”，他把“理念”作为一个超然的独立存在体。今天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在读柏拉图著名的《对话篇》。这篇对话坚持了一些基本前提，其中一条是：“世上的万物之所以是以现在状态存在，因为它最好如此，并且只有它以善做为其最后归宿时，人们才会真正想象出它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02）是柏拉图的学生，是马其顿的大·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of Macedon）（公元前356—303）的老师，大·亚历山大是迄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里士多德推崇演绎，但不赞赏归纳推理（从事物中来而不是到事物中去）。他是个实验主义者，不依赖于感觉主义。柏拉图认为万物是“自我运动的运动体”，对于这种学说，亚里士多德以万物是“不运

动的运动体”取而代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能量和运动是形而上学进化的一部分：这种进化是以其正式的，有力的和最终的目标而受到制约并达到完善。

整个信仰时代的所有思想，都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个哲学家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吉伯特（Gilbert）和索立凡（Sullivan）曾写道，每个降生下来活着的孩子，不是个小自由人就是个小保守者。在欧洲人的千年历史中，每个能够进行思想活动的人不是信仰柏拉图就是信仰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是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基督主义哲学家，是最重要的柏拉图主义者。托马斯·阿奎那在奥古斯丁八百年后写书认为他的主要功绩是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纳入了基督信仰的轨道。

哲学的本质是它必须是新鲜的，决不能是从罐头盒子里拿出来的，每个哲学家都得使旧问题复新并做出新的回答。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人类智慧犹如一所房子，我们都居住在其中，每个哲学家不仅要继承这所房子，还要再续上一层使之有所创新。

为了写这本书，我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在其《范畴篇》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整个中世纪称之为“万有”的问题（象绿、湿、亮等等），并将追溯上千年之前的信仰时代。首先，如同波尔菲利用希腊文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曾使用过的语言写过的那样，我将对这个问题做简明扼要的论述，然后，我将摆出波依修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叙述这个问题时正是希腊文不时兴，拉丁文也受到野蛮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汉斯人威胁的时候；我提出了“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争论的问题——关于“万有”的问题。唯实论者认为万有的确是存在的，而唯名论者认为万有只是些名称而已。

直至威廉·奥卡姆 (William Ockham) 最后将万有归纳为“符号” (sign) 而终止了争论。“万有”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接近的, 是“实体”和“存在”的全部思想之所在。和克尔凯郭尔一样我们严肃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象马里坦 (Maritain) 那样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富有现代意义, 然而这个问题却又遭到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争辩。奥古斯丁还对我们如何理解理念并在何处发现理念发表了不少看法, 他自己还一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宣传他关于记忆的观点。奥古斯丁的有些观点是很著名的, 如时间与永恒的关系, 也就是现在的运动和绝对同时性 (这是奥古斯丁通过普罗提诺得到的柏拉图的观点)。

看来是波尔菲利 (Porphyry),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和波依修斯 (Boethius) 开创了古典基督哲学, 由约翰·司格特·伊里杰那 (John Scotus Erigena) 在这些古典哲学家们和称为奥古斯丁第二的安瑟伦 (Anselm) 这样的新人之间发挥了沟通的作用。反对派以洛色林 (Roscelin) 和阿柏拉德 (Abelard) 为首, 阿拉伯 (穆罕默德) 哲学家, 特别是阿维罗埃斯 (Averroes) 提出了理性 (reason) 和启示 (revelation) 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看来也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 埃梯恩·吉尔森 (Etienne Gilson) 就中世纪两大派哲学家写了一大部光辉的著作。一派认为“既然上帝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思想”, 另一派觉得“神圣的法规要求人通过哲学的理智方法去寻求上帝”, 因为使用上帝赋予的理性是人的首要责任。这两派继承了特都利安和奥古斯丁的衣钵, 所有这些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描述。

关于人的自由与命运, 自由意志与上帝预知之间的关系是

每个生活在信仰时代的人都想极力弄清楚的另一问题，这也是今天的吉·依·摩尔这样的人力求解决的问题。贝那尔（St. Bernarbl）和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一样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颇有建树的看法。勃纳文采拉（St. Bonaventure）和邓·司格特（Dun Scotus）用了很长时间讨论了第一法则存在的可能性问题，然而二者所采用的方式和立论可能如同两个人那样是完全不相同的。

中世纪所提出这些问题和做出的回答仍然不断影响今天的思想家。我将尽量表明哲学家们是如何遵循信仰时代的立场的，这些哲学家的姓名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是：康德（Kant）、休谟（Hume）、黑格尔（Hegel）、罗素（Russell）、怀特海（Whitehead）和杜威（Dewey）。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提供原始资料，强调原文章节，其中许多章节迄今还未翻译过，或者只在有限的几家专门图书馆中有其译本。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从字面上看，哲学是很容易理解的。英文“哲学”（philosophy）一词来源于两个希腊文单词philos和sophia。philos意为“爱”，sophia为“智慧”。因此，哲学（philosophy）涵义为“热爱智慧”，哲学家即为一个热爱智慧的人。然而智慧并不是个绝对体，智慧之多远不是某一个或所有的人所能吸收得了的。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第一个称自己为哲学家的人。他指出，既然智慧只属于神，那么一个哲学家仅仅是一个热爱智慧的人，不是一个拥有智慧的人。他就犹如一个小伙子“寻求”一个姑娘却不是“占有”她。而哲学所寻求的智慧最重要的就是有关“存在”的知识，即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不存在”，如果“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确有所区别的话，这种区别又是什么。

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都与真理有关系。词典解释哲学是对智慧的爱并去寻找这种智慧，又进而解释说哲学是有关万物一般法则的知识，也就是有关你、我及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扁虫在内的每一种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知识。因此，哲学是有关各种自然要素，起因和规律的知识，因为这

些东西解释各种事实和存在现实。而哲学主要关注的是“存在”问题。“存在”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哲学对于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各不相同。一些知名的哲学派别是（按英文字母先后顺序）：联想主义、批判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归纳主义、形而上学、神秘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思辨主义和先验主义。

按照柏拉图（公元前427—347）的观点，哲学家的第一个特点是哪里有争论他就要准备接受那些争论的答辩。而柏拉图的重要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补充说道：“柏拉图是可贵的，但真理尤为可贵。”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七百年后也说：“无论在哪儿发现了真理，都要热切地接受它。”

科学也是一种对知识的探索。科学来源于特殊（particular），而哲学则来源于一般（general），这也是二者之间区别之所在。科学研究的是那些人的思想完全主观地从总体中抽出来的现实存在的一些具体的部分和方面，而哲学则研究“存在”是什么和天地万物是被“造”出来的还是自行产生的这一总问题。就哲学旨在积极解释这些基本问题而论，我们说，哲学研究的是所有现象的整体（the totality of phenomena）。

显而易见，确有一些因素和事实包括“存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科学自然会将这些变化列为自己的研究范畴。然而，当这种变化包括从纯“不存在”到“纯存在”这一变化时，就显然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畴，因为科学承认“存在”，但在有关“存在”的本质及其形式的问题面前科学则表示无能为力了。科学家在承认他无能为力时，还可能否认哲学家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科学家不光承认其存在，不